

潘達微與黃花岡故事

陳 荆 鴻

潘達微，號冷殘，是滿清末年的革命志士。

早年時候，在廣州花地，創辦了一所孤兒院，親自掌理院事，先後畢業外出謀生的孤兒，有五十餘班。其後又刊行一本天荒雜誌，內容圖文並茂。那時銅版玻璃版的印刷，還未盛行，天荒雜誌是採用石印的，可說是開畫報的先河；內文漫畫挿圖，由何顯章執筆，莊諧互見，書畫俱佳。文字方面，當然是招集着一時名手了。民國初期，達微曾一度出任公益局長，因條陳賑災，善後，則匪三策，不為當道所接納，忽然辭職而去。晚年更潛心佛學，不問世事。來居香港後，設一照相館於威靈頓街，名曰寶光。店額是吳昌碩寫的篆書。吳氏平素很少為人書寫市招的，達微當時求寫那兩個字，是用來在家中誦佛的靜室懸掛，原不準備作市招用。後來開設照相館，認為取名寶光，也正適合，於是索性將它鈎摹刻木作為店額。在商店中，我所知道的，除了寶光的招牌外，中環一間電器行，往日在門前，也有一副吳昌碩所寫的篆體對聯，文云：「華燈開闔陰陽炭，笑器甄陶天地爐」。

達微晚年，韜光養晦，隱居在照相館的小閣上，吟詩作畫，消遣餘生。可惜久患肺病，瘦骨

支離，膳食碗箸，都單獨自用，說是自知無可救

藥，更恐傳染他人，朋輩前往訪候，多婉言辭謝，不願接見。平時繪畫，興來便執筆揮洒，不自珍惜。在病重時，寫了病梅一幅題詩四首其上，詩句道：「殘年底事感酸辛，雪壓霜欺老病身。料得江南春不再，落花凝淚傍慈雲。」「花落花開寂寞春，調羹往事恥重論。榮枯閱後真無味，悔向塵中此問津。」「天涯掩淚病難支，心血都成畫上脂。莫問羅浮春夢事，至今重說尚迷離。」「玉笛無聲五月過，一花一葉奈愁何。淒涼欲證前身月，證到前身又怎麼。」悱惻淒清，第二首那四句，正是他為自己寫照，也可說是他絕命詞了。

中山孫仲瑛，與達微相交久共患難，寫有輓達微詩多首，頗能概括達微生平，詩句道：「迎襯西山禮最哀，乍聆君殞更傷哉。年前慣說相如病，世上誰憐賈誼才。聞道不妨拼九死，參禪何止坐千回。黃花岡上應相識，擁在墳前共一堆。」

「修在華嚴自在天，生憎阿堵不言錢。中年事業酬知己，壯歲功名已悟禪。文酒故人高北郭，布衣終老憚南田。誰言解脫非君志，一卷心經作鄭箋。」「登高帳望紫金山，芳草如茵未可攀。

一旦竟聞君訣絕，十年曾慶我生還。畫圖膽紙零縑裏，人老淒風苦雨間。今日焚香無可語，途窮應不說時艱。」「縱然無疾也慄慄，況有愁懷歲月添。此去果能成解脫，他生端合在華嚴。則身朱戶為傭保，太息蒼黎似病疴，未免有情原結習，天荒曾不廢香奩。」按當國事失敗的時候，達微曾亡命上海，充富家的園丁，所以仲瑛詩裏，有「則身朱戶為傭保」之句。達微的遺族，皆能各自樹立，有聲於時，不愧是明德之後。

潘達微生平，作了一件不可磨滅的動人故事，從他手裏，創出了黃花岡烈士墓。黃花岡，在廣州市郊。滿清宣統三年，辛亥三月二十九日，革命黨人黃興等，率眾起義，圍攻兩廣總督衙門。水師提督李準，聞訊率軍馳至，黨人不敵，而所預期約定響應的部眾，亦未能如期發動，於是功敗垂成。黃興負傷走免，其餘或傷或死或被拘捕殺害，人數多少，一時無從查悉。諸烈士就義時，更沒有人敢出而收屍。

潘達微毅然以地方慈善團體名義，將他們葬到黃花岡去。後來直至八年，林森等提議修墓，搜求得七十人姓名籍貫，砌碑紀念，名為七十二烈士墓。實則當年殉難的，不止七十二人，後

